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

白海豹

(英)吉卜林 著 杨韵迪 高畅 译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

白海豹

(英) 吉卜林 著 杨韵迪 高畅 译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海豹/(英)吉卜林(Kipling,R.)著;杨韵迪,
高畅译.—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4
(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:青少年版)
ISBN 978-7-5399-7544-3

I.①白… II.①吉…②杨…③高… III.①短篇小
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56772 号

书 名	白海豹
著 者	(英国)鲁迪亚德·吉卜林
译 者	杨韵迪 高 畅
责 任 编 辑	孙金荣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2
字 数	11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544-3
定 价	2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三个大兵	001
犯疯病的大兵奥塞里斯	008
在格林豪山上	018
莫格里的兄弟们	040
卡阿的猎物	065
老虎！老虎！	095
白海豹	116
国王的象叉	138
丛林里的春天	162

三个大兵

战争爆发了，我们追击勇猛的阿富汗人。
我们把猖獗的异教徒打得落花流水，兄弟们！
我们进军喀布尔，我们占领巴拉伊萨。
我们教会他们尊重大不列颠的军人。

——战地歌谣

马尔瓦尼、奥塞里斯和里尔罗伊是某兵团二连的士兵，同我有几分交情。倘若这三个人联合起来搞什么把戏，整个兵团恐怕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。

我们四个人在乌巴拉车站的餐厅等候北上的火车时，他们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。我负责买啤酒给他们喝。听故事没破费多少，总共才喝了一加仑半。

大伙儿都听说过本尼拉·特里格勋爵，他是一位公爵，也可能是伯爵，又或许是个不知名的什么爵。他是贵族，也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家。用奥塞里斯的话说，不论是哪种头衔，他都不配叫人尊重。他在印度待了三个月，为写作搜集素材，书名叫做“我们的东方赘瘤”。他走

到哪儿，就在那儿住下来，简直像一个穿着晚礼服的哥萨克人。

他有个特殊的癖好——大概因为他是个激进派——喜欢命令士兵们列队站好，接受他的检阅。随后他会和指挥官一起用餐，在餐桌上把他臭骂一顿，说部队里风气太差。这是本尼拉一贯的作风。

他一而再地折腾这帮士兵。有一个周二，他来到了赫拉他米军营，打算第二天去集市买点东西，并“希望”部队在周四那天列队迎接他的到来。碍于本尼拉的勋爵身份，指挥官没法说“不”。然而下级军官们却被激怒了，他们在餐厅里举行集会以示抗议，用各种难听的绰号称呼上校。

“不过，”马尔瓦尼说，“真正的示威其实是在第二营房里举行的，咱们仨牵的头。”

马尔瓦尼爬到餐厅的吧台上，往啤酒旁边一坐，说：“当时大伙儿激动得不得了，整个二连一致同意，在阅兵场上把那个叫特里格的家伙干掉。里尔罗伊提起他的头盔说——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我说，”里尔罗伊接过话，“我们需要点钱，小伙子们，支持一下吧，好让我们想办法推迟阅兵，要是推迟不成，再把钱还给你们。我当时是这么说的。二连的人信得过我。他们捐了一大笔——足足有四卢比八安那么多——我拿着钱出去了，琢磨这事该怎么办。马尔瓦尼和奥塞里斯跟在我后头。”

“咱们三个总是一起干坏事。”马尔瓦尼补充说。

奥塞里斯忽然插了一句：“你平时看报吗？”

“有时候看，”我回答。

“我们看了报纸后，决定弄一次假的拐骗案，把人给勾引走。”

“是绑架，你这个满口伦敦腔的家伙。”马尔瓦尼纠正他。

“绑架也好，勾引也罢——有什么区别。不管怎样，咱们得想办法把本尼拉先生弄走，至少要挨过这个星期四。到时候他急得要命，自然就顾不上阅兵的事了。我还对他们说，‘咱不能白忙活一场，得赚几个卢比才成。’”

“我们一边沿着炮兵阵地溜达，”马尔瓦尼接着说，“一边召开了一场议会。我是大总统，里尔罗伊是财政大臣，至于奥塞里斯……”

“我就是那个俾斯麦！要是没有我，你们上哪弄那么多钱。”

“这个多管闲事的本尼拉，”马尔瓦尼说，“他倒成了这出戏的主角。老实说，我们压根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他走到集市上去买东西。那时天已经黑了，我们看着那小个子从一家店跑到另一家，和当地人讨价还价。不一会儿，他就迈着步子走了出来，怀里捧着一堆东西。挺着肚子，一脸傲慢地说：‘伙计，瞧见上校的四轮马车吗？’‘四轮马车？’里尔罗伊说，‘这儿可没什么四轮马车，只有两个轮子的。’‘那是什么？’本尼拉问。里尔罗伊指了指街头的一辆两轮马车。‘乖乖，罕见的东方玩意儿！我得去坐坐。’我模模糊糊感觉到，老天爷打算把他交给我们处置了。我追上一辆车，对赶车的人说：‘黑鬼，有位先生想搭车去湖边——帕得萨湖——离这儿大约两英

里——他要去那儿打鸟。你得好好地把他送过去。别啰里啰唆的，他听不懂你说的话。他要是说什么，你也甭搭理，只管赶路就行，听明白没？出了军营，先慢慢地走，过了半英里再跑快点，你跑得越快，先生就越高兴。喏，这一卢比是赏你的。’

“马夫大概猜到有情况，他一边咧嘴笑，一边说：‘没问题，我会拼命朝前赶的。’我在心里祷告，上校的四轮马车千万别出现，至少要等我们把亲爱的本尼拉先生送上路之后。那小个子把东西往车上一丢，自己也钻了进去，活像只肥硕的豚鼠。我们帮他回家，他却连酒钱都不肯赏。然后我对他俩说：‘已经把他弄到帕得萨湖去了。’

“就在这时，小布尔多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他是炮兵连里一个马夫的儿子。要是搁在伦敦，他准是个顶呱呱的报童。这小子聪明伶俐，会使各种鬼把戏。他眼看着我们把本尼拉先生送上马车，就问：‘先生们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？’里尔罗伊一把揪住他的耳朵，说——”

“我对他说，”里尔罗伊接过话茬，“‘小伙子，我们得想办法让那个男人离开两天——星期四之前他不能待在这儿——这下轮到你了，去牵匹马，带上一根棍子，立刻赶到帕得萨湖去，追上那辆马车，用你们的行话对马夫说，你是来接替他的。那位小个子先生不大懂本地话。然后你把马车赶到河里去，让先生一个人待在里面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这一卢比是赏给你的。’”

接着，马尔瓦尼和奥塞里斯你一句我一句地讲起了事情的经过（你得看仔细了，才能分辨出哪句话是谁说的）：“布尔多是个聪明的小鬼，他眨了眨眼睛，说了声‘好’，就

离开了——不过，既然关系到钱的问题，我当然希望这事能有一个结果。于是我对他俩说，我们得尽快赶到帕得萨湖区，把小个子男人从嫌犯布尔多的手里解救出来，就像是维多利亚剧里的救世英雄那样——正说着，身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三个年轻人骑着小马，与我们擦身而过——好家伙，布尔多居然找来了一帮土匪，看样子是动真格了。我们骑着马向前跑，只听他们一边跑，一边放声大笑，不出一会儿，我们就听到湖边传来哀怨的呼救。”（或许是酒精的作用，奥塞里斯变得越发地富有诗意。两人唱起了二重唱，这回又是奥塞里斯先开的口。）

“这时，我们听见布尔多那个小土匪对着马车大喊大叫，一个年轻土匪拿起棍子敲打马车的顶棚，本尼拉坐在车里面嚎叫：‘救命啊！有人要杀人啦！’布尔多打发走了车夫，驾起马车，拼命地朝湖边冲去。马车夫跑到我们面前，质问：‘那位先生会疯掉的，你们到底让我干了些什么？’‘这样吧，’我们对他说，‘你去把那匹小马抓来。这位先生被人绑架了，我们得去救他！’车夫说，‘绑架！哪来的绑架？明明是布尔多那个小兔崽子。’——‘什么布尔多，’我们说，‘那是山里来的一伙土匪，一共有八个人呢，他们把先生劫走了。你要是记住这些，我就再给你一个卢比！’紧接着，我们听见马车扑通扑通地掉进了水里，水花溅得老高。本尼拉不住地祷告，祈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——布尔多和他的伙伴们在水里玩得可欢了，就像那些在蛇湖里玩耍的男孩子似的。”

说到这儿，三个大兵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，开始喝啤酒。

“后来呢？后来怎样了？”我追问。

“还能怎样？”马尔瓦尼抹了抹嘴，说，“我们三个都是勇士，哪能眼睁睁地看着议员阁下遭人绑架，掉进湖里头淹死呢？我们组成一列纵队，朝着敌人发起进攻。不出十分钟，场面就陷入了一片混乱，连自个儿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了。军号‘嘀嘀’地响了起来，夹杂着本尼拉的呼救声和布尔多一伙的打杀声。棍子在马车周围不停地挥舞，奥塞里斯用拳头敲打着马车的顶棚，里尔罗伊高声叫，‘小心他们的刀子！’我冲进黑暗之中，一会儿往左，一会儿往右，试图将异教徒击退。摩西的圣母啊！这场战斗简直比阿赫米德·凯伊还要没劲！不到一刻钟，布尔多就和他的伙伴逃之夭夭了。你简直想象不出，一个勋爵，真正的勋爵，居然把自个儿裹在一英尺半深的水藻里！他浑身抖个不停，活像一只灌了水的山羊皮囊。我费了一番功夫才使我们的本尼拉先生相信，他并没有被开膛剖腹；又费了好大力气把他从马车里拖出来。战斗结束后，那个马夫也跑过来发誓说，他也出了一份力。本尼拉先生吓得不轻，我们把他送回军营，路上故意走得很慢，想让寒气一点点渗进他的体内。这招果然管用！神灵庇护我团，寒气已经渗入本尼拉阁下的骨髓啦！”

奥塞里斯一脸骄傲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本尼拉阁下说，‘高贵的勇士，你们都是我的恩人，是英国军队的骄傲。’他描述了那帮可怕的匪徒绑架他的经过，说他们有四十来人，他寡不敌众，只好束手就擒；可他丝毫没有惊慌，还给了马夫五个卢比，感谢他的无私帮助。他还说，等他把这事告诉上校，一定要好好奖励我们一顿。因为我们是

整个兵团的荣耀。”

“我们仨，”马尔瓦尼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“已经不止一次地引起鲍勃阁下的注意了。阁下是个大好人，可惜个子矮了点儿。说下去，奥塞里斯。”

“他着实吓得 not 轻，我们把他送到上校那儿，然后抄近路回到了二连的营房，对大伙说，我们把本尼拉上校从一次流血事件中解救了出来，至于周四到底举不举行阅兵，现在还不敢肯定。大约十分钟，有人送来了三个信封，正好一人一个。我的老天，那老家伙居然给了我们一人一张五英镑的钞票——足足抵得上六十四卢比啊！星期四一整天他都躺在医院里，与异教徒恶战一场后，他需要恢复。二连的士兵集体喝得大醉，结果挨个被关了禁闭。于是，周四的阅兵就这样取消了。后来上校听说了我们的英勇事迹，他说：‘我就知道这里头有名堂，不过我不会拆穿你们的。’”

“依我看，”马尔瓦尼从吧台上跳下来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“就算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不会揭穿我们。在周四举行什么阅兵，首先就不合情理，其次不合规矩，第三，它违背了我特伦斯·马尔瓦尼的意志。”

“说得好！”里尔罗伊立刻说，“可是小子，你手里拿着笔记本做什么？”

“不要紧，”马尔瓦尼答道，“再过一个月，我们已经在运兵船上了。那位先生会赐予我们不朽的名誉。不过要我说，还是等我们摆脱了小个子鲍勃之后，再把这件事公开吧。”

于是，我照着马尔瓦尼说的做了。

犯疯病的大兵奥塞里斯

唉！嗓子干得直冒烟，我该上哪儿去？
唉！子弹嗖嗖地飞过，我该上哪儿去？
唉！只剩最后一口气，我又该上哪儿去？
嗨，
来到伙伴的身边吧。
只要他有酒，就会分我一口，
我快咽气的时候，他会搂着我的头，
我死了以后，他会给我的家人写信——
愿上帝赐我们每人一个忠实的好伙伴！

——军营歌谣

我的朋友马尔瓦尼和奥塞里斯准备外出打猎，里尔罗伊在缅甸染上了热病，这会儿还躺在医院里。他们给我写了封信，邀请我一同前往。当我带着啤酒——勉强够两个大兵喝的——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两人由衷地表示痛心。

“我们可不是因为这个才叫上你的，”马尔瓦尼不高兴地说，“只是喜欢和你做伴而已。”

奥塞里斯赶忙打圆场：“算啦，他带了点儿酒，总归不是件坏事。我们又不是什么公爵，我们是一伙该死汤米^①。你这个爱找茬的爱尔兰佬。来，为了咱们的健康，干一杯！”

整个上午我们都在打猎，一共打死了两条野狗，四只抱窝的绿毛鹦鹉，河边的一只鹞子，一条蛇，一只泥龟，还有八只乌鸦。猎物相当丰盛。之后我们在河边坐了下来，开始吃午餐——马尔瓦尼管那叫“兑了水的酒加麸皮面包”。三个人只带了一把刀，只好轮流用它切食物。在等刀的空当里，我们就胡乱地朝鳄鱼开枪。我们一口气喝光了啤酒，把瓶子扔进河里，一边扔一边开火。干完了这些，我们就松开裤带，伸展四肢躺在温暖的沙滩上，舒舒服服地抽着烟，不想再去打猎了。

奥塞里斯脸朝下趴在沙子上，握紧拳头抱住脑袋，突然他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翻过身，对着蓝天低声咒骂起来。

“你在发什么神经？”马尔瓦尼说，“还嫌喝得不过瘾？”

“我想起了托特纳法院路，那儿有个我喜欢的姑娘。你说，当兵到底有什么好？”

“奥塞里斯，”马尔瓦尼忙打断他，“准是你肚子里的酒精在作怪。每次我的肝脏不大舒服的时候，也会有这种感觉。”

奥塞里斯似乎没有听到，慢吞吞地说了下去：

“我只是个大兵——一个该死的、只配拿八安那^②薪

① 英军士兵的别称。

② 印度旧时的货币单位，1安那等于1/16卢比。

水，手脚不干净的大兵，只有一个编号，连个正经的称呼都没有。我到底有什么用？要是我当初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这会儿已经娶了那个姑娘，没准还在哈默史密斯大街上开了家店铺——招牌上写着：‘奥塞里斯：专做动物标本’。还要学哈尔斯伯里牛奶店的样儿，在橱窗里摆一张狐狸皮，一盒蓝色和黄色的玻璃珠子。我的小妻子站在那儿，门铃一响，她就唤道：‘来客人了！’‘来客人了！’可现在呢，我不过是个大兵——一个该死的、遭人嫌弃的、成天喝酒的大兵。放下枪——稍息，立正；放下武器。向左向右——转。齐步——走。立定。放下武器。子弹——上膛。这就是我最后的下场。”他喊的是送葬队的口令。

“闭嘴！”马尔瓦尼吼道，“假如你也像我这样，整天受人摆布，朝天上放空枪，你就没心思拿这种口令开玩笑。这简直比在军营里头吹《葬礼进行曲》还要糟。你现在吃得饱饱的，躺在这儿晒太阳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！我真替你感到羞愧。你比一个不信教的人强不到哪儿去——什么送葬队啊，玻璃珠子啊。还有完没完，伙计？”

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我要告诉奥塞里斯，说他压根不懂生活的乐趣？我可不是牧师，也不是中尉。奥塞里斯他爱怎么说，就怎么说吧。

“就让他讲个够吧，马尔瓦尼，”我说，“他八成是酒劲上来了。”

“不！不关酒的事，”马尔瓦尼说，“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。隔一阵子他就要来一下，真糟糕——糟透了——我是很喜欢这小伙子的。”

马尔瓦尼看起来很焦心；我知道他一直把奥塞里斯当

成孩子一样关照。

“让我说，让我说下去，”奥塞里斯如同梦呓一般，“想想看，马尔瓦尼，你养了只鸚鵡，大热天被关在鸟笼子里头，可怜的红爪子都快烤熟了，你还不许它叫唤两声吗？”

“红爪子！难不成你那双树皮鞋里是一对红爪子？净瞎说八道。”马尔瓦尼忍不住爆发了，对着他劈头盖脸一阵痛骂，“什么女教师，红爪子！你这个小兔崽子，究竟喝了多少巴斯啤酒？”

“不是巴斯啤酒，”奥塞里斯反驳，“比酒苦得多，是思乡之苦啊！”

“你听听，不出四个月，他就要坐上‘塞拉皮斯’号回家了！”

“我才不管，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样。再说了，或许没等拿到退伍证，我就已经死掉了呢。”说完，他又哼起了军令。

这样的奥塞里斯我还是头一回见到。可马尔瓦尼显然见过，而且把这事看得挺严重。奥塞里斯把头埋进胳膊里，嘴里不停地嘀咕着。马尔瓦尼小声对我说：

“现在的军士全都是些毛头小子，每次他被他们管急了，又没别的事可做，他就要开始犯病。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。”

“嗨，有什么关系？让他发发牢骚好了。”

这会儿，奥塞里斯又模仿起“拉姆洛德军团之歌”的调子，欢快地歌唱着战斗，谋杀，还有死亡。他的眼睛望着河对岸，面孔变得陌生起来。马尔瓦尼抓住我的手肘，要我注意观察。

“怎么没关系？关系太大了！他又犯疯病了，我可领教过。整整一晚他都会是这个德行，大半夜从床上爬起来，翻箱倒柜找他那套行头，然后跑到我跟前说，‘我要去孟买，明早点名的时候替我应一声。’再然后我们就扭成了一团——他非要走，我死死拽着她——结果两个人都被记过，理由是扰乱营房秩序。就为这事我抽过他，打烂过他的脑袋，也同他谈过，可是他一犯起病来，就什么也不顾了。他正常的时候，是个再好不过的小伙子。我能猜到今晚会在营房里干些什么。老天保佑，我揍他的时候，他可千万别和我干起来。这是我唯一祈求的事。”

“听着，你这个长着‘红爪子’，‘玻璃珠’的家伙。那天晚上你是跟在我后面游过了伊洛瓦底江呢，还是像在阿米德·基尔那次一样，钻到床底下去了？”

这分明是在说瞎话，也是存心羞辱他。马尔瓦尼就是想和他动手。可是奥塞里斯的神情有些恍惚，一点儿也没表现出气恼，而是用刚才喊口号那种抑扬顿挫的调子，一字一句地答道：

“你应该清楚，那晚攻占伦顿伯镇，我可是脱光了衣服，勇敢地 from 伊洛瓦底江里游过去的。你也清楚，在阿米德·基尔的时候，我是待在什么地方的，还有四个帕坦人可以作证。当时也是不得已，我压根没想过死。可现在我想回家——我想回家——回家！不不，我可不是恋母，我是叔父养大的，可我真心想念伦敦，想听听它的声音，看看它的样子，闻闻它的味道。我想站在沃克斯桥上，看看那儿的桔子皮、沥青马路和煤气灯。我想坐火车去博克斯山，嘴里叼着一只新烟斗，膝上坐着心爱的姑娘。我

还想去路旁的灯光下，那儿谁都认得我，就连逮捕过我的警察也是老朋友了。那时候我还是个顽皮的小家伙，整天在寺庙和拱桥那一带玩耍。什么站岗啊，擦枪啊，卡其军装啊，全都见鬼去吧，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。一到星期天，我就可以带着心爱姑娘去看救生演习，看看那帮人怎么把死尸从蛇窝里勾出来。可是为了那个寡妇，我居然抛弃了这一切，飘洋过海来到这里。这儿没有女人，没有好酒，没什么可看的，可做的，可说的，可想的。老天保佑你吧，斯坦利·奥塞里斯，你就是个大傻瓜，团里所有人加在一起，再加上马尔瓦尼，都比不上你傻！那个寡妇正坐在自己家里，头上戴着金王冠，而你呢，斯坦利·奥塞里斯，你不过是她的财产罢了，你这个该死的大傻瓜！”

他的嗓门越来越高，最后用一句六个字的盎格鲁粗话结束了这番咒骂。马尔瓦尼默不作声，只是瞧瞧我，好像只有我能让疯癫的奥塞里斯安静下来。

我忽然想起来，有一次在拉瓦尔品第碰见一个发酒疯的人，被人捉弄了一番，立马就酒醒了。有些当过兵的人大概明白我说的是什么。我想，这招或许对奥塞里斯管用，虽说他一丁点儿也没醉。于是我开了口：

“你光在这儿发牢骚，骂那位寡妇，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谁骂她了，”奥塞里斯立马反驳，“老天作证，我可没说过她一个字儿坏话。我才不说呢——哪怕这会儿我正准备开溜。”

我立刻逮住话题。“这么说你打算开溜了？那你在这儿胡说八道又算怎么回事？要是有机会，你是不是想立刻溜走？”